

人世間

母亲节 梦见母亲

林红宾

昨晚，我又梦见了母亲，她仍是临走时的模样——两眼紧闭，牙关紧咬，似乎在竭尽全力与死神抗争。醒来，枕头上凉凉的，那是被泪水打湿的。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身染重病，家里家外的活计全压在母亲孱弱的肩上，她既要照顾父亲，又要拉扯我们兄妹四人。白天她在队上干活，晚上就在灯下织花边。为了节省煤油，她总是把灯头按得像粒黄豆，灯光昏暗，能见度很差，而长条花边上的针眼多如繁星，我真担心长此下去，她会累出眼病。有时我一觉醒来，见母亲还在灯下劳作，就心疼地劝道：“妈，别织啦，快睡吧，硬这么熬夜您会受不了的。”母亲说她要不困，让我快睡。

腊月的一天早晨，天空沸沸扬扬下起鹅毛大雪，母亲要独自到15里外的大河南沿一个村庄送花边。我劝母亲，等天好了再去吧。母亲说这块花边织下来了，在家里闲着不如冒雪送去，也好再领一块回来，挂上去赶快织。说罢收拾便当，一头扎进风雪中。

一上午，我在学校里魂不守舍，恍若看到母亲在冰天雪地里瑟瑟发抖艰难行进。过午，学校老早放学了，我迫不及待地跑上东岭，去迎接母亲。到了岭顶，朝下一看，路上绝无行人，原野上唯有寒风挟带着雪花在肆虐。天气真冷，冻得我直磕牙帮。我在一个背风的地堰下等了一阵子，再朝岭下观望，见远处皑皑积雪上蠕动着一个人影儿。我迎上前，果然是母亲！母亲先是一愣，继而笑了。她告诉我，她交上花边领到钱，去供销社看了看，见碎鱼干挺便宜，就买了一些，用包袱包着。“大河上没搭桥，只有上游有座高凳桥，要是从那儿走，须兜个大圈子，要费好多脚步，我咬咬牙赤着脚从河里蹚过来。”听罢母亲所言，我心中一阵酸楚，赶忙接过母亲手中的包袱，一边走一边抹泪。

一场大雨过后，山坡被雨水润透了，母亲扛起镢头上山开荒，我怕母亲出蛮力累坏了身体，抽空也去帮她。母亲说，山坡上哪儿野草长得茂密，哪儿泥土就厚实，开成荒地就能长庄稼。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母亲开起荒来简直在玩命，为了拔起那些植物的根，能累得倒在地上，未等喘匀溜，爬起来再干。通常在一个小阳坡上，她能开垦出七八块地，大的能卧两头牛，小的只能放下一盘耬。母亲从家里挑来土粪，在地里种花生、栽地瓜、撒荞麦，在地边上种菜豆，点缀得满当当的。由于母亲管理上心，这些荒地秋后能收获不少五谷杂粮。

父亲病情恶化，因无钱治疗，又遭不了这份罪，投井了却残生。母亲哭得肝肠寸断，几次昏厥过去。我和姐姐、弟弟、妹妹跪在母亲身边，一边啜泣一边呼喊母亲：“您要是不在了，我们四个可怎么过呀！”母亲苏醒过来，看着泪流满面的我们，慢慢地镇静下来，“虽然你爹撒手而去，但日子还要照样过，都不要哭了……”

殡葬了父亲，母亲很快振作了起来。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我考上了初中，并且被选拔到百里外的栖霞一中，还让带着户口，学校还发助学金。这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倘若摊到家境好的同学头上，那是求之不得的，然而，母亲拿着入学通知书，脸上没有一丝笑

意，看得出她很为难。几经斟酌，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让我上学。那时坐汽车票价挺贵的，为了省钱，我和邻村的同学约好，走山路去栖霞。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我上初二那年秋天，适逢学校放假，我仍徒步回家。傍晚时分，我登上村北的山头，家乡映入眼帘，归途的劳顿荡然无存了。我像只小鸟蹦蹦跳跳地走下山，恰好姐姐和乡亲们在刨地瓜。姐姐见了我迎上前来，表情有些凄然地说：“你这次回来就别再返校了。”我大惑不解，急忙问道：“姐姐，为什么？”姐姐眼含泪花，说：“你别再问了，回家看看就知道啦。”我深知不妙，撒腿就跑，刚进家门口，我就大声喊：“妈，我回来了！”母亲闻声摸摸索索地出门迎接我。我见状惊呆了，天哪，母亲竟然瞎了！我一把抱住母亲，泣不成声。哭过之后，我决计就此辍学，与母亲和姊妹们同甘共苦。

因没钱看病，母亲便求助于村里一位老兽医。老兽医甚是同情我母亲，说你这是患了“气眼蒙”，在他的调治下，没出三个月竟奇迹般地康复如初，我们全家大喜过望。

后来，我调到栖霞工作，家属也“农转非”了。在此之前，母亲一直与我弟弟一起生活。自我全家搬走后，她时常在我的房子周围徘徊，茕茕孑立，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惆怅。

我打心眼里想把母亲接到栖霞多住些日子，可她借口说要给我弟弟带孩子，还要喂鸡喂猪做家务，脱不开身，说啥也不去。我拗不过她，只得作罢。待到秋后，庄稼地都拾掇完了，家里没什么要紧的活计了，我又回去接她，在众人的劝说下，她才答应了。走时商量好了，到栖霞至少住一个月，可只住了四五天，她就坐不住了，把包衣服的小包袱打点好，搁在炕沿上，一个劲地催我送她回去。她说在城里不如在乡下老家好，在这儿没事干寂寞得慌。为挽留她多住几天，我只好拿出一些花生让她剥，或者找出几双旧袜子让她补。她干着活儿，什么都忘了。等忙完这些，她又絮絮叨叨急着回去。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她送回去。

既然母亲不愿在栖霞住，我只好频频回老家探望她。久而久之，她能估摸出我什么时候回来，只要汽车在大街上戛然而止，她就会迎出门来。临走时，她总是恋恋不舍地送我到村边，再三叮嘱，以后退休了千万要回来。我说：“您放心吧，到时候我一定回来。”她听了乐呵呵地说：“这就对了。”弟媳告诉我，咱妈时常站在村边往西北方向眺望，说栖霞就在那些远山的后面，你哥你嫂就住在那儿。我听了心中好难受，望着年迈的母亲，跟她惜别时，两眼总是闪烁着泪光。

再后来，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77岁那年，母亲不慎跌了一跤，以后便卧床不起，多亏弟弟、弟媳、姐姐、妹妹照顾。我和爱人忙于工作，时常为不能亲自伺候母亲而深感内疚。

一段时间以后，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久不便撒手人寰。办理完母亲的后事，我和爱人要回栖霞，家里人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蓦然回首，人群中唯独不见母亲，我不禁大放悲声：“母亲，儿想你啊！”

诗歌港

五月，送给妈妈

盖少艳

花朵和记忆的往事，都将松开
炊烟里飘着酸菜
快乐和平静，使你华贵和充盈
我的灵魂在和风里沉醉
你粗糙的手抹过一把泥土
然后在水中不断稀释

饱满的农家小院
每一缕阳光
折射出母语清澈的方向
铺展在稿纸上，这样的日子
粉碎了世界的眼泪

哦，妈妈
在这美丽的五月
我踏着清晨的露水为你
采摘第一朵弗朗，花瓣的幽香
为你擦亮
曾经光洁如玉的前额

母亲的杰作

蔡同伟

每年春天
会过日子的老妈
总会在房前屋后的边角地
栽上扁豆 丝瓜 南瓜……
一株株弱小芽苗
在老妈悉心呵护下
伸展成绿色藤蔓儿
跟着节气四处攀爬
开出五颜六色的花儿
引来蜂蝶参访考察
结出肥嘟嘟的瓜果
在金秋垂挂
盎然的生机
惬意着一家人的心情
平淡的庄户日子
让老妈过得如诗如画

春姑出嫁

奋飞

春姑出嫁
雾送蒙头纱
雨丝织绸缎
阳光绣百花
星送钻戒手指戴
月送耳环耳垂挂
大地送五谷
大海送鱼虾

春姑出嫁
我该干点啥
她的恋爱秘而不宣
我把她热恋趣闻引炸
她的那个他
原来是隔壁的帅哥
迎亲不用轿抬车拉
春姑一步跨到婆家

妈妈，感谢有你

杨文革

我欣赏作家冰心的一句话：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这句诗是我在上小学时，工工整整抄写在笔记本上的一句话。

我小时候气管一直不好，不能哭，不能吃糖之类的甜东西，否则病情就会加重。为了给我治病，当老师的妈妈不是翻书找资料，就是打听民间偏方，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治疗。每天早晨空腹吃一个油炸鸡蛋是妈妈打听到的一种疗法，所以家里母鸡下的蛋、赶集买的鸡蛋，几乎都吃到了我的肚子里。上世纪70年代，鸡蛋算是非常金贵的美食了。妈妈每天在大铁锅里为我煎鸡蛋，滋滋啦啦的声响、诱人的鸡蛋香味，是留在我记忆中最香的美味。

我5岁那年，我们住的乡镇里（那时候叫人民公社）来了一群“上山下乡”的青年。这帮年轻人住的大院里养着鸡鸭鹅。在那里玩耍时，我发现院子西边的鸡窝里，一只芦花母鸡正趴着，静静地下蛋。随着“咯咯哒”的叫声，母鸡飞出来，一只热乎乎的红皮鸡蛋静静地躺在草窝里。我悄悄地靠近，把尚有余温的鸡蛋捧在手心，跑回了家。妈妈发现后问明情况，教育我说：“别人的东西，咱不能随便拿。快给人家送回去。”我羞红了脸，连忙跑着把鸡蛋送回了原处。虽然这件事情过去好多年了，但是至今想起来记忆犹新。

少年时代，妈妈给我订的《中国少年报》《少年文艺》等刊物成了我的启蒙读物。记得每周从妈妈手里接过散发着墨香的《中国少年报》时，我满心欢喜。妈妈让我认真阅读报纸上刊发的文章，好好向作者学习。潜移默化中，闪光的文字给我带来了力量，我迷上了读书看报。作文课上，当我的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的时候，自豪与欣慰在心中油然而生。喜爱文字的种子，在心中潜滋暗长。因为有了妈妈的鼓励与支持，我的文字“小荷才露尖尖角”，逐渐在报刊杂志上留下散发墨香的芬芳。

1992年我参加工作后，妈妈一直鼓励我参加成人高考，给我买复习资料，有时候陪伴我做习题到深夜。妈妈曾经说过：人一定要有追求和梦想，有一个远大的志向，相信你一定会考上。经过不懈的努力，我收到了鲁东大学成教处的录取通知书。

妈妈的人生正是坚持与努力的励志人生。年少时在小山村刻苦学习的女儿，努力考上了牟平师范学院，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36年兢兢业业，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以高级教师职称退休的妈妈，又承担了帮助我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妈妈，感谢有你！

如今我也已退休，陪伴妈妈徜徉于春天芬芳的花海、夏日倾情的海岸、硕果累累的金色之秋、白雪飘飘的冬日暖阳，让我的心时刻包裹着温暖与温馨。当我照着镜子，看到青丝里夹杂的白发，感叹老了的时候，妈妈总会说：“有妈妈在，你永远都不会老。”我瞬间觉得，自己依然是那个依偎在妈妈怀里的女孩，幸福的暖流从心底蔓延。